通志堂經解

D(二)12
1411
333

盧陵進士李廉輯

昭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注】傳言晉之衰

【案】此爲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盟而不書春秋不忍絶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則景公之自治踈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伯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蠻氏作曼蠻城【注】楚子聞蠻氏之亂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在河南新城縣【左】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注】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注】顧以無質信也【左】既而復立其子焉【注】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

與君蠻氏亂而無質
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 左氏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能無卑乎平子曰 胡氏 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爾幼惡識國 注 晉止公猶以取鄆故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 左氏 早也 季孫意如如晉昭公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氏 平子如晉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案 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愬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隳廢春秋所書皆録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後家賢者壅塞此其所以削弱不元歟平公五盟大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再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己弗能受呼庸賤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爲豈有尊爲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讎於廡下而與之盾權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乎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曰定爰權以與之也苟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八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畏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號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于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爲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驚懼以幸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觀德而虎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郟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爲莒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附錄 晉韓起聘于鄭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子大叔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吾子何愛一環以取憎於大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韓子買諸賈人商人曰

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吾子得之而以諸侯必不爲也

韓子辭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乎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降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當面夏四月是謂孟夏乎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

君君

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不舉伐鼓於社詰侯用幣於朝憲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秋郯子來朝

【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

夷猶
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陸公羊作賁公穀並無之字

【經】晉侯使屠蒯如

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甚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子奔楚

【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皆滅之也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非褒詞也譏得無賑耳

縱之雒戮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伯則異矣然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舉其名氏非褒詞也譏得無賑耳

【傳】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滅不書

冬有星孛于大辰

【經】冬有星孛于大辰

【傳】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

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曰若火作其宋衛陳鄭乎鄭禆竈言於子產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芒孛

【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

守然

【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大火也大火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注】心者

天子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七

【傳】一有一亡曰有

龍之體不獨加大火

【傳】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于大辰者謂

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

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張氏 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案書孛三此年及文十四年及哀十三又哀十四年冬有星孛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

左氏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戰于長岸司馬子魚先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埜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注 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

公羊 何敵也

注 俱無勝負

胡氏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譎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材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所爲後世戒明矣

陳 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昭公之春秋莫稗於吳楚也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火作鄭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司馬司寇列名火道行火所燀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胡氏 同日而俱災爲人事而後言命也

公羊 案左氏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必禍福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

六月邾人入鄫

邾姓國在

左氏 鄫人藉稻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

以歸鄫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鄫鄫莊公反鄫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〇冬許遷于白羽 左氏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不專於楚鄭方睦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之蔽也上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俾離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 鄫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乃盡歸鄫俘夏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胡氏 案左氏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鄫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徐人與取之罪此亦善 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圍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氏 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全 注 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 契 按 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歟飧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 胡氏 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敢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歟飧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若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爲春秋之所誅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爲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爲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識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爲弒君之意矣 張氏 孟子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 齊高發帥師伐莒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奔紀鄣使孫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于莒子莒子殺其夫己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全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止進藥而藥殺也加弒焉爾誠于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

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酬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詞也穀梁平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名舉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胡氏過人之質今矣乃至以弒君獲罪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大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案春秋加趙盾弒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弒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說而疑止真弒父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附錄左氏 是年楚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城卅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穀作夢

左氏 以鄭叛也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自有此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讓國也曹伯盧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喪自夢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公羊 自若此其非會之罪故書具爾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穀梁 此條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蔡同左氏杜預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羊皆以爲叛然經既不書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子故公羊有爲喜時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是以孔子譏之以明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笠奔齊

公孫會之自鄭奔宋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無憾憾而能畧惟知命而好禮者能之此說蓋本穀梁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劓之公子麇可矣胡氏亦以爲賢者之後進之似擊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作輒

左氏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初齊豹見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于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受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閨門入齊氏射公公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殺宣姜賜北宮喜諡曰貞子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公羊疾頤惡疾也

穀梁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左氏以爲齊豹殺之也豹爲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曾孟縶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案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爲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其罪衛侯之說公穀何氏得之諸家皆同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而殺之夏公如晉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與華氏盟以爲質公子城等出奔鄭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適晉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與其妻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吾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蛭以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錄 左氏 是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梅慎望氛 疏 歷法十九年爲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億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爲七章今年復爲章首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也

左氏 楚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大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我能死爾能報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干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左氏 鄭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 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盟曰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實人恐加四年馬爲十一年注晉頃公即位通鑑君

案晉聘魯十一止於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氏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多僚與貙相惡及諸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巫言之公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貙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廟及桑林之門 梁 自陳陳有奉馬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而守之 梁 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穀 凡書入于戚者而不言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哉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廟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皆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殺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曰是君也必不終蔡侯始即位而適甲身將從之費無極取貨於東國盧弟朱叔父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湣心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

置在君蔡無他矣

案 朱爲蔡侯廬之子東國爲廬之弟左氏傳詳矣然經文於此年書一人其說曰東者東國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之曰東惡之而賤之此說無據不可取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

附錄 天王將饗醴命晉侯宥公則嘉成公鍾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左氏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馬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晉荀吳略東陽使帥偽辠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纍歸使涉佗守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

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師賤其求不多不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

去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齊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甲�certain從之華氏北廚人濮以裳幕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曲昌輸胡曾晉荀吳齊苑何忌衛石丁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鄧翩願爲鸛其里華登如楚乞師楚遣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既許之矣至是楚遣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宋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奔亡奔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穀梁 自宋南里者專也 胡氏 宋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破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禁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棄氏 書奔言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書奔猶可也書歸甚矣書歸者趙鞅也

大蒐于昌閒 閒公作姦 胡氏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

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而文公遂伯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爲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雍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享則據天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已矣何以蒐爲哉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

張氏　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爲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彊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慆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案　此條許氏宣取得之穀梁以秋蒐爲正者非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在位二十五年敬王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景王也襄二十九年即位

左氏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謀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狄事單穆公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階雒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讒也遽歸告王且曰雒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讒者實用人人讒實難已讒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悼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以舊宮百工之喪職秩

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依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役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劉單奔平畤羣王子逆之單子殺還姑發弱殿延定猶八子靈景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公羊　言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周公成王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治外者先治內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尊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名可家也則以違節爲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

案　魯使如京師止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氏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以王如平時遂次于皇單子使王子虎守之而八月己未王城鄩胙伐告大敗獲鄩胙焚諸王城門

公羊　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穀梁　以者不以其稱王猛

二十年

者也 [胡]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劉蚡單旗臣也易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景王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旬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陸] 則王在喪雖逾年猶未稱王也此遂稱王何成猛之爲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在郟鄏今河南張氏曰平王東遷即都此春秋謂京師揆此 [左]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劉以王師敗績于郊 [胡氏] 猛未逾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逾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爾而非其罪也然則以劉單爲功不逮鄭虢則可以爲罪則溢罰矣是故殺子朝于楚儕翻率子朝以作亂敬王嘗處於姑蔑逾年辛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子劉單以復辟之詆也 [集] 此條公羊以入爲篡詞穀梁以入爲內弗受例皆不通其實亦難詞也陳氏說劉單之功過極是但鄭虢事不經見未知春秋果予之否

冬十月王子猛卒

誤 [左]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丘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伐京畿其西南 [注] 未即位不稱王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 [疏] 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也 [陳氏] 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爲不成君也王猛矣其曰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詆苟廢立也足以亂名實則不可弗辭也苟非廢立也無亂於名實則弗辭也是故成之爲君則稱王猛於其卒也從其恒稱爲王子猛不成之爲君則稱鄭忽於其歸也從其恒稱爲世子忽義不在焉則不沒其實而已矣

案公穀皆以子猛爲篡故卒義不可從

周敬王元年

十有二月癸酉朝日有食之長歷推校當是癸卯朔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公作舍

左氏 邾人城翼環自離姑武城入峯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椎而蹙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匆薨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乃館諸箕舍于服回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書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其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寅朔二師圍郟癸卯郟潰丁未晉師在平陰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注 二師王師晉師也郟鄩子朝邑

朝氏 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圍郟郟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郟而罪自見矣

呂氏曰當自以爲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閒而晉因此遂還遽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郟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是時王必

案公羊注以郟爲天子開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郟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但圍溫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 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烏存執戈而立於道左擿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戕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朝氏 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作甫公羊逞作楹穀作盈

左氏 吳人伐州來楚遽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今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二國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詞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胡氏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于楚楚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爾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夫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鄢羅納諸莊宮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崇弘謂劉文公曰子必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注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尹氏周世卿尹文公

穀梁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圉

公羊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左氏 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丘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鄢羅納諸莊宮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崇弘謂劉文公曰子必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注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尹氏周世卿尹文公

穀梁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公羊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左氏 立者不宜立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穀梁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王文而不以害意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居點子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欲立也

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

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篡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

春秋之精意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穀有疾上再有公字

公羊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穀梁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恥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疏公之如晉四不得入假言有疾實由季孫之不入今實有疾別於無疾而反也胡氏 昭公兩朝于晉而十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今此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憤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附錄 左氏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吳大子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縊於薳澨

左氏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鄰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國焉用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若救紛宜至于武文上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上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叔孫婼至自晉 左氏穀梁無叔孫字

左氏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視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故婼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穀梁 案此條胡氏獨取公羊又無傳疏者以爲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公穀

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公羊 注是後季氏逐昭公之應

秋八月大雩 左氏 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 丁酉九月五日郁公作鬱○冬

吳滅巢

左氏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三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勞王越公子倉歸王乘舟王及闔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戌曰王一動而三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胡氏　巢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竟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葬杞平公

附錄

左氏　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子朝入于鄩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蔑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紊蠻蠻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詩曰鞫之蟊矣惟螣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諸侯期以明年

左氏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

定而獻之

與之東訾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杜氏因昭子賦車轄之詩而謂昭子將爲季孫逆女此未可據劉炫有規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其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簡子曰同曰恤王室子焉得辭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蚡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奚南宮嚚甘悼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耳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有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爲之事爲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胡氏　晉頃公之編止此與二十七年扈二會

有鸜鵒來巢　鸜穀作鵒音權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逐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父喪勞宋父以騶鸜鵒鸜鵒之巢速哉遥遥褊

左氏　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速哉遥遥褊鸜鵒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速哉遥遥褊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鸜鵒猶權欲運斗樞曰來巢于榆

穀梁　一云曰有來者來中國也有注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胡氏考工記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來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案　左氏疏鸜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今大河以北皆有之公穀以爲自夷狄而來非中國之禽者非也而張氏獨曰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六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馴至大亂則鸜鵒來巢不特昭公出奔之兆如此則又以爲南方之禽矣鄭氏於冬官依違其說以爲無妨於中國有之蓋凝於公穀也惟謝氏以爲鸜鵒野鳥來國中爲巢公室政治荒燕久矣此亦不敢從諸家南北之說也○案記異書有者有年二有星字三有蜚一有鼓一有鸜鵒一○案經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而爰居止魯東門則不書者蓋時魯人以爰居爲

祥故不書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下辛二十三日也左氏

再雩旱甚也注不書辰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又雩不言大者又見其重上事亦大雩也公羊

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　雩者有中之詞也又有繼之詞也胡氏　左以再雩爲旱甚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御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之時旱暵薦臻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故能興衰撥亂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鑑

案　春秋書一歲而二烝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公羊之說劉氏不取何休又言日爲君辰爲臣去辰者遂季孟之意皆迂妄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穀作乙陽公作楊齊魯竟上邑左氏　季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申夜姑相其室季孟以壬辰具饗公檀通而囑訴於公甫曰展與我姑將要余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與夜姑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

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祿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貴使侍人僚粗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徼使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注公若即公亥與公鳥皆平子庶叔父公甫公之平子孫之爲昭公子懿伯子家羈冰箭筒蓋可以取飲季如公鳥妻也諱奔也

襲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曷爲不勝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孫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焚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濟南祝阿縣東

襲內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君之直冦寘分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襲內僭於公宮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爲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寡人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矣執簞食與四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餱糧未就敢致粮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荅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

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敢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嘅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喪以鞍爲凡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夫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蓋周坰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辟車覆笭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能用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爲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識之也

案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案氏

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徙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案劉氏曰婼不恐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恐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此春

秋所由不以死襄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晉而葬公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胡氏非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儻止醢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宿舍俞遠矣此意林所爲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魂魄之去矣何待於祈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地

案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穀梁

邴公也注邴當爲訪謀納公也

胡氏

案左氏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氏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注欲取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穀梁

取易詞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胡氏

鄆魯邑也直稱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

爲不君君者有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失臣道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案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爲譏齊侯之忽遠略者亦得之謝氏曰唁之矣而不能爲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則異乎齊西讙闡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爲齊侯有脩伯討不登叛人之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經 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注公曾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經 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居于鄆者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也胡氏 公次于陽州其自齊道義不外公也注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也胡氏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昭公未入而稱居于鄆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專土之濱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案書居于鄆五至二十九年十月鄆潰

夏公圍成

經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遻齊師貨子猶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成孟氏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厚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陳氏

案注非國不言圍所以大公也胡氏言圍者以大公也書不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案經書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強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俟夫聖化也

秋公會齊侯苫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注 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胡氏 公也公羊

徐鄭苫嘗盟于蒲隧宋邾郎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鄆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斷而卒不能納公則叛柏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 至自會道美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 左氏 今尹子常欲立于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今洛陽 左氏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王入于莊宮注莊宮在王城疏自居狄泉以來劉單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爲都公羊 成周者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注上言天王有天下已明不嫌爲篡但起其難前王城爲西周故以成周爲都 穀梁 周有入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 穀梁 無出也 胡氏 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降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陳氏 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寢丘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入無足諱焉爾

東萊呂氏曰王城今河南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成周今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然案左氏則十月入王城矣杜氏於三十二年請城成周下方注云敬王徙都成周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二年已城之後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氏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妖曰周其有顓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顓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茲不穀震溫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

我一二兄弟甥舅勇疑順天法無助筱滑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之曰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胡氏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焉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者明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胡氏　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公子光闔廬立

吳氏　吳子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潛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殪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

胡氏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者矣故君存則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闇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作郄

吳氏　宛焉謂子惡曰今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今尹好甲兵子出之今尹至必觀之從以酬之及其無極謂今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今尹遂攻郤氏且藝之子惡聞之遂自殺國人弗藝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藝也今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

邾宇子惡　張氏　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邾宛則有以取之其取之者辟嫌不審罪也

秋晉士鞅宋樂祈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公羊　會于扈今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盈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于扈　穀梁　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戊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張氏　許氏曰無貶詞者以今戊周也伯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微而救亂也

案　列國大夫自相會者止此一條

冬十月曹伯午卒　公○邾快來奔　穀梁　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寫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羊　君亡者必此衆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

附錄　穀梁　楚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明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子其危哉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竟內邑　公羊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君亦不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穀梁　公在外也　張氏　既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寡人而即安於甥舅不得入於晉寡辱甚矣　張氏　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窮辱甚矣

春書公如晉
次乾侯二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附錄 左氏 是年晉滅祁氏羊舌氏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侯不得見晉侯故以乾侯至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侯不得見晉侯故以乾侯至

左氏 里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

胡氏 遣使來唁淺事也而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見逐出奔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矣諸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故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大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竟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詎卒 公穀詎作倪

我罪也 左氏 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君存焉爾 穀梁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 左氏 出奔民如釋重負

使潰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胡氏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及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迷昏不反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意故書以爲後世戒

附錄 左氏 平子每歲賈馬長從者之衣優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龍見于絳郊蔡墨曰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龍氏實甚好龍以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氏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

九百

【集】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徼過也【注】所以非責昭公

【公羊】【注】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公存公故也【穀梁】中國不存【注】公去社稷于外五年一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中國猶國中也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可見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

春秋之義信矣

【集】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劉氏曰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不可以無公也常山劉氏曰存君父皇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見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氏】晉頃公卒

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產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昔諸侯所以歸晉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

之謂事大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財底其情取備而已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即役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集】頃公以昭十七年即位至是凡十四年定公繼伯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左氏】吳子使徐人執

淹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喜而送之使其潤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

【集】徐子書名劉氏曰徐子已服楚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胡氏從之詳見城夷下

附錄 左氏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 言不能外内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 左氏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

胡氏 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積於陽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歸或加之惡謚安在予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宜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凶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鄟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皆人爲之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胡氏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

召章徽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賓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注不言邾闕文

案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備繫下注獨黑肱不係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今具載其說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遹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拥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趨天子于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姜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一不可四分之一不可五分之一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嘗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大意以為濫者叔術而不繫於邾也劉氏曰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此說是矣然穀梁亦曰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注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不繫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二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據

十有二月辛亥朝日有食之

公羊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

附錄左氏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晉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鄆魯邑左氏注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鄆而取之

張洽昭公之難叔孫如鄆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鄆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氏曰取闕取鄆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利也

集 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闕著其微弱也闕魯微邑此說疑得之公羊以爲邾邑者非

夏吳伐越 左氏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集 哀二十年越滅吳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成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喪考妣經營四方其惟王室是恤其唯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懲忿疾以憂我社稷之隕實伯父之憂也敢煩大姬以私告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俾成周之城俾我一人無勤諸侯用寧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

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桓之季子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十日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其民皆季氏之徒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再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再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昭公在位二十四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卻大夫兩電天戒屢見而不知警含中軍蒐于紅軍攻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亦如晉侯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蔑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益聲勢相倚迭爲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爲諸侯之勢乎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敬王十年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二

廬陵進士李廉輯

定公

名宋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十五年

元年春王

定公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昭公薨季氏立之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曰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繫定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正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曰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繫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定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一

案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在六月故也○案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

則非本
旨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周魏子泣政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還卒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
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郰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
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自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
正矣仲還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
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
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
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
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成周

公羊 仲幾之罪何不葬城也其言于京師何
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
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專執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 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
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
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注晉執人於
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 胡氏 案左氏宋仲
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 幾不受功則
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
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
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簒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

謹於初而
禍亂熄矣

案 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
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
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干京師爲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
事則實以爲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穆士勳曰不書
所歸惟舉其地者此
晉自治之故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
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
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對曰
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
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
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
辰公

公羊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
即位 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即位正南面也 穀梁 頴然後即位即位
不日此何以 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
日錄乎內也 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

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注】厲危也【胡氏】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閒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前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鑑耳

【案】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即位也然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尚何禮之足言哉胡氏之說得其大情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柩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羣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氏】

自旌也縱子恐之後必或聚之乃止季孫問於柴駕曰生弗能事死又離之以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可寇也溝而合諸墓

【案】昭公書葬非罪魯不以季氏爲逆也

九月大雩【穀梁】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詘詘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焉

【案】大雩義詳見桓五年

立煬宮 左氏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 立煬宮非禮也 胡氏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重災君子所以貴敎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樣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 穀梁 菽粟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胡氏 此條穀梁得之疏曰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菽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其說亦近之若何氏以為止殺菽而不及他物恐非又曰以為五穀第三以此

季氏其說亦警

二年春王正月〇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左氏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疏 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此釋宮云觀謂之闕然則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傍矣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 注 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

秋楚人伐吳 穀梁 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注 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賊也 張氏 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亡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 穀梁 經書楚伐吳七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 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注 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有所增益曰作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微誠也言亦可以見魯人簡忽

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 穀梁 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 閔氏 書新作者譏僖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擾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舊而不知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識之也 案 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也以既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廐因舊而甘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 注 內有強臣之難危而月之 閔氏 程氏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闕乞內焉爲奪之杖以歐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闕以

瀕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闔門曳射姑殺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十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即邾 閔氏 盟于邾脩邾好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杜癸巳正月七日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閔氏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春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 注 於召陵先行 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胡氏 案傳書伐而經書侵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

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禍矣有荀寅者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陘之也

陳氏　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刖之書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張氏　十八國之衆見其勢之足以有爲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於無能爲而晉自此微矣

案　二召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晉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楚不可謂之無功不能討楚爲幾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羊作公孫歸姓

左氏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討而覆其邦家爲敢所赴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非以國小而弱乎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特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公作浩　沛許地

穀氏　晉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

處故也

左氏　即位得與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昭故喜録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與信辭也正以首止蔡侯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内爲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陘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

陳氏　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

張氏　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案　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爲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公從陸氏爲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不書日之說何氏近之

附録

左氏　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啧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乃使子魚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佗私於蒼弘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以法則周公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

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耕季受土陶叔受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禍王室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晉文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皆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案經書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與此說殊不合杜氏以子魚所言爲盟會之次以經書爲伯主以國大小爲序未知是否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〇作戊

城地關任公輔以爲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〇秋七月葬陳惠公〇許遷于容得盟爲幸危不在侵也

案致後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爲得意致會故以上文侵蔡書召陵爲辭義兵皐鼬不日爲則信辭之再也

〔編〕不至以侵楚者公以

喜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足乎揚故以皐鼬爲重而致之啖子所謂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之義

劉卷卒

〔胡〕即劉蚡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全〕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全〕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胡〕我主之者召陵主會也〔胡〕王崩爲諸侯主也〔陳氏〕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張〕陸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書者譏其來赴也

案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石陳氏說亦得春秋意外之百不可不取也

葬杞悼公〇楚人圍蔡

〔胡〕楚爲沈故圍蔡〔全〕重異於凡圍也〔全〕許氏曰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徵之

案圍國自襄七年書楚公子貞後九圍蔡書蔡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囊瓦將而書人故何氏許氏之說如此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

案昭十二年楚滅陳蔡不能救而伐鮮虞今晉亦不能救蔡而伐鮮虞其事一也然彼則狄晉此則名士鞅孔圉何哉蘇氏曰晉雖有棄諸侯之皐而蔡未有國滅之禍故書法不同輕重之權衡也

葬劉文公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故錄之爾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許記非禮也

案天子三公稱公會爲三公而有士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于常欲奔亡而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棄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注吳爲蔡計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爺而書名惡之也公羊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以千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注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救蔡也注貴謂子也實救蔡而不言救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注蔡自吳進矣下序事與公羊同但河字作漢耳是

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

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詐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喜愛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嚢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書人春秋之情見矣

陳氏　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

案　用兵以例三詳見桓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　書法蓋子王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於任人以至敗

庚辰吳入郢　作入楚公穀陸氏

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大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王奔鄖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于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

左氏　吳從楚師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穀梁　日入昜無楚也昜無楚者環宗廟徙陳器

公羊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曰至于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胡氏　戰則稱爵入則舉號何也正乘貶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

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

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陳氏 入國不言邑入楚而曰入鄢非得國之辭也

案 此條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爲史略文者非也書鄢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日之說穀梁有傳注者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浹辰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嬰齊伐苔入鄆同穀梁精矣至於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王正月 ○夏歸粟于蔡 左氏

歸粟于蔡以周喪務無資 注 蔡不言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公羊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溷也 注 專辭者若獨是魯也言此是溷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歸之者專辭也義溷也 胡氏 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未矣

案 此條爲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言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 左氏

於發聲也 注 吳在楚也 注 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目尊惡故云爾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本俗名自通 陳氏 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過始見經而亟稱入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公羊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注 越人自名於越吳伐楚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 穀梁 於越者越也 注 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楚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 胡氏 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人來告故書於越考之經入吳與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楚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

案 於越入吳二胡氏說爲合公羊注以爲因以見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入吳與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楚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越中之別也未知是否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穀梁 得立由乎意如 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 胡氏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暈是也仲遂殺惡友視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二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

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
如書卒主人日其亡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附錄 【左氏】是年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至是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張氏】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各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作遬 【左氏】因楚敗也

【案】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逐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逐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伐馮滑及還陽虎使季孟自東門襄如出自南門入出自東門儀侯怒使瀰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晉靡笄帥師伐秦孤入關外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

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定之磐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奴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自斃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注】胥靡等六邑皆周地矣故致之

【案】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君無兵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竊於勇畫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

兼享之 【注】賤魯故不復再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 【案】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於公子遂之事以為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

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爲讀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其事曰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魯人患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二子傀焉爲其所使猶爲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爲晉不備禮故經不備書此未爲知聖人之旨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袁】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亭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其宰陳寅曰子亟後而行見澗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刻鄉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室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張氏】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未致使而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亂政亟行伯統所由絕也

【集】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爲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冬城中城 【袁】

【注】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

【集】二說不同諸家無傳疑左注是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袁】

【注】鄆貳於齊故圍之

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注】爲其難諱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

【集】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據以其係三世之例故存之

【附錄】是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毚 【袁】

【注】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毚志諸侯之判也

【張氏】許氏曰伯道廢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集】此爲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皋鼬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

沙澤今大名府 【胡】齊鄭盟臧僖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注】瑣即沙結也 【纂】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者非所宜以也 【張氏】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敗其君羣臣以紿晉殘其宗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不亦信乎

【案】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篠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尚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矣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羊】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敛處父御孟懿子雖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張氏】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景公來晉之衰不思脩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案】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

九月大雩 【公羊】

冬十月

【附錄】是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大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遂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 【注】報國夏之伐也 【張氏】魯陽虎用事用兵毀 【注】報國夏之伐也 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致以危之無法故以侵書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遂顧而無繼為顛陽虎曰盡客氣也毀之王人出冉猛逐之 【注】出入月者內有強臣之讎外犯強齊再出尤危於侵鄭也 【穀梁】公如往時致月

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張氏 穀梁公如劍已見莊二十二年而於此條尤詳然不可盡通也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瓦衛地

吳氏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注 不書救者齊師已去未入竟而公逆會之 纂 注 此趙鞅之師也不言大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輯 此正與宣元年會趙盾荼林文勢同 胡氏 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荼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 陳氏 不曰曾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葢之春秋之旨故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纂 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已後九內侵又以見師之爲重耳○ 纂 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一宣已後十七侵我五宣已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吳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注 周卿士不書盟此其言遂 陳氏 何晉始伐師不親侵也伊闕即六年鄭伐周闕外兩事故曰遂與國也 張氏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藏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之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

假王命也

纂 陳氏兵事書遂例詳見僖四年及宣元年○ 又按 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

年趙鞅使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竟鄙
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 注曹爲晉討衛故也

此條與前侵鄭書侵同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 左氏 注結靳晉也

從祀先公 左氏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扭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孟氏爲嫡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注從順也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禘禮 公羊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注順祀者復文公之逆祀也 穀梁 貴復正也 胡氏 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絶其北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

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三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

祀大朝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下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
其亦深切著明矣

從祀之說三傳及陸氏謝氏劉氏陳氏張氏皆以爲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正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爲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爲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爲昭公無疑也○公羊注曰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疏不言從祭及大事者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穀梁何氏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一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即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文二年爲祫年文五年爲禘祫同年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故此年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其說蚩先儒未合姑記于此

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 壬辰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園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

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公厭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注盜謂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公期孟氏支子

公羊　盜者執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戰而錄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救我不能救我則已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於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隧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射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甲息或曰弒于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戰而曰彼哉彼哉趣駕饒駕公敛處父帥師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肩純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云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許曰奉璋峩峩質斨也弓大者力千斤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純緣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一不言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渭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穀梁　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陳氏　書曰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詞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蔑卒○得寶玉大弓公羊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注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

公羊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穀梁　惡得之得之隄下也　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胡氏　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殷存焉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

穀梁　蘇氏曰春秋於陪臣以地叛皆不書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侯犯以邸叛南蘭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者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謝氏曰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弓玉歷世守而傳之以為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二說皆好

下國家者各知所
守之職不敢忽矣

案謝氏曰謂之歸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也此說得之陸例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實若左氏以爲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爲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爲惡名哉蓋虎既奔而追者獲之耳○案

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晉地

夷儀晉車干乘在中牟衛侯將如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注時晉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禚媚杏三邑以荅謝衛陳氏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意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陳氏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蟲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陳氏任氏曰此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竟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案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其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爲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亡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不過侵壽犯其境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矣公羊何氏以爲齊欲伐魯善魯能早備故不成伐而書次此蓋因齊宋之非事實也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三

盧陵進士李廉輯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集】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禁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暨平下詳見隱六年

【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傳】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穀作頰谷魯地

【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

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注陽虎九年以此田奔齊要盟不潔故略不書

【諸】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頍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三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頍谷之會見之矣

【胡】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揖讓而升獻酬之禮既畢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若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且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諸】胡氏之說參用左氏穀梁及史記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

【張】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案】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公案】十三年扑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左】杜氏三邑皆汶陽田何休以爲四邑

【公羊】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也齊侯自頍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之此違之驗

【疏】所引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

谷梁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邾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眞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陳氏 未有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者也鄆讙龜陰之田不言取以是爲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伐盟主合諸侯于鄟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甚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

案 胡氏又曰鄆讙龜陰本魯田也始失其地不書于策者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春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書詳見宣元年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心久矣參諸家之語失之餘見來歸衍下

文案 孔子是年爲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至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略見於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帥師圍邸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帥師圍邸下邸字公作貴誤也

左氏 既定使邸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邸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邸弗克叔孫謂邸工師駟赤曰邸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邸人爲之宣言於邸中曰侯犯將以邸易于齊齊人將遷邸民衆皆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邸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益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邸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邸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犯奔齊齊人乃致邸

注 致其名簿也

胡氏 邸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邸叛不書于策書圍邸則叛可知矣再書三卿帥師圍邸則強出而後之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事上二三子知領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疑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大公 左氏 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作世

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注 子梁樂祁也右師大心也子明樂祁之子溷也樂氏戴公族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氏 宋公子地嬖蘧富獲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拽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石泣之曰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獲也而獨畢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注 地宋景公弟辰公弟之兄也

案 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爲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迋吾兄之說遂直指地爲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以公子地爲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何耶故竊疑公子地以輩行雖爲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公作窜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 左氏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郕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彄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也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義在討亞非所以賜寡君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注 謝致郈叔孫言

案 謝氏曰會于安甫以備有晉難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公穀暨下有宋字 左氏 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爲辰所幸師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胡 注 復出宋者惡仲佗石彄舉國言之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脅出也

劉 注 其弟云者罪宋公以辟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曾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案 暨字之義如公穀說則是辰爲仲佗石彄所脅如杜氏胡氏劉氏說則是仲佗石彄爲辰所脅以左氏事迹考之則胡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與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事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彄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絕暨暨也蓋強脅之也

而從之故書曁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曁者彼爲之首而我與之出及者我爲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曁者以逆首歸仲佗石彄而罪之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似主公穀疑得經意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高疐故出奔注蕭宋邑

叛可

叛例

宋公之弟辰末失其弟也及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知

疏

案辰以前爾入者內帶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年出奔雖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而曰未失何也宋公不能制御彊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出奔故著曁以表強辭稱弟以見罪在仲石亦可知矣今而入國兩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以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力由二卿入蕭之叛專歸仲石故重發出奔陳則稱曁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例以明無罪

翼

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云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誅之故不稱曁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此條及字公羊注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既言字爲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後及字爲辰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既言字屬仲佗石彄下及字屬宋辰爲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始叛晉也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還叔孫曾孫

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城邾

公孟彄伐曹

曹克郊

帥隨邾○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伐曹二又見明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隨費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之射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昌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雖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

墮猶取也

而城

墮非訓

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

通志堂

取言今但毀其城則永屬己若更取邑於他然 胡氏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爲國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胡氏 叔孫隳邱季孫隳費以是爲三家之願也三家專魯之大夫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案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隳都之下又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有二案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爲司空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李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邱之事○ 案 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爲司寇公鉏出爲公馬正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 案 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爲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爲墮都之議夫叔季之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秋大雩 公羊 用孔子聖澤發 注 不能事事信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公作晉侯誤也黃齊地 穀梁 結 注 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穀梁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注 國內而書至者成強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録之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注 以公之重而戕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鄙使若是國然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柰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行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

陳 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至至圍成尼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爲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爲也齊人歸女樂二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案 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強者豈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見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郈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大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郈之叛若爲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案如公設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說命有崇弗降始貴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徙繫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爲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爲委史則必皆計當爲乘田則必蕃養蕃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奸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憲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案經文明年無更張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絶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爲十二年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衛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即亭垂葭公作瑕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郎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郎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注二君將使師伐河內次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弗克歸而力

此何振之有

服強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注 書不時也

陳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

注 夏蒐

注 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

非時

衞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高元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衞是以爲邯鄲而實諸晉陽趙孟怒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注 午鞅族子稷午子也叛直叛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主與君爲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漸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寅下有及字 袁氏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

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嗣女父攻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

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注 皐夷范氏側室子知文子荀躒簡子韓不信中行文子荀寅襄子曼多范昭子士吉射 袁氏 晉夏盟威服天下乃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鹿而鄭叛公子五氏而衞叛溜于鄭會于夾谷畝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書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自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衞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袁氏

晉六卿二荀氏荀寅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未趙鞅入于絺盟于公宮 注 韓魏爲之請也韓魏爲易矣蘇氏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敎辭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也鞅

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公矣

【陳】歸不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詞也繹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詞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朱】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即以兵也此說大傷教故不敢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叔逆臣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大全】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復書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

【閻】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詞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賴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明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朱】春秋稱國以弒者四莒弒庶其晉弒州蒲吳弒僚薛弒比也此子曰稱國以弒目大臣也胡氏本此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穀皆作晉趙陽

【吳】仞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乎子臣可以免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將爲亂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閻】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者矣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朱】牂歸公羊二月作三月公穀牂作將

【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

【閻】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吳】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作醉李吳郡嘉興南有醉李城今爲秀州治

【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刑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

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注句踐元年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伸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立三年乃報越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怒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公作堅衛地

胡氏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張氏 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鉏小王桃甲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孔子已去魯故三國之君同爲范中行而出會致公者以其助不衷而危之也

案 謝氏曰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皆齊不能定衛難也此亦一說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曹地

左氏 范氏故也注

張氏 許氏曰齊宋魯衛謀救范氏崇獎亂臣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案 謝氏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此亦一說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爲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說見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左氏 賑之言福

穀梁 石尚者天子之士也賑者何組實也腥曰賑熟曰膰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

公羊 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一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

案 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宗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柰何孔子已爲賑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賑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於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故王乃以賑肉親魯而歸之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與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是王室可以有爲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案周禮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既定爾妻豬曷歸吾艾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

其色啼而走曰瞞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注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蒼通于南子

公羊注去之義公大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大子懟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忽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瞞瞶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胡氏臨江劉氏曰左氏叙瞞瞶亭曰瞞瞶此事哉且殺夫人瞞瞶獨得全乎彼所善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亞忽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瞞瞶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子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戌趙陽彼不敢召宋朝固亦不難逐瞞瞶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眞有其事者敢乎哉常山劉氏曰瞞瞶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瞞瞶欲弒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讒婦之亟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

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案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瞞瞶之賢否雖異而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案自鄭奔齊

案宋華元之族皆以明年自蕭奔鄭事見罕達伐宋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案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於此則書而譏亟邾子來會公非邾婁子會公於都也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隳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羊注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穀梁注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隳費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案春秋書蒐止此詳見昭八年○大誤公及齊還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苕父及宵【經】【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案】謝氏曰方墮費邸又城苕宵苟不擇忠良適足爲叛人之資而已【案】此年去冬杜曰闕文范曰未詳何曰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牝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故黜之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其遷蓼不可取

【附録】是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經】【注】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三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注】爲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

【案】邾子來朝止此

鼠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經】【注】不言所食處舉食漫也【注】漫者遍食其身【穀梁】不敬莫大焉【公】不言所食處舉食漫也【注】不言所食處舉食漫也【注】不敬死重也改卜禮也【拿】曷爲不言其所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經】【注】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貴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負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拿】【注】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巳卜春月郊也

【案】此以牛死改卜而至失時也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注】高寢非正也

【案】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謹於正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經】罕公孫夏作軒【左】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注】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

【案】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

取十邑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
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作遽蔭

與鄭宋同盟叛晉故爲宋出請爲鄭
次止其不言救爲其不成於救也

案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伐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於此時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恐非事實

邾子來奔喪　公　注諸侯奔喪非禮

穀作

戊氏卒妾辭夫人哀未君也　穀梁　哀公之母也

案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書薨書夫人著其失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君故不稱夫人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公　注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不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　公　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　昊穀作穆古昊字

案此條詳見宣八年

辛巳葬定姒　公　不稱小君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不成喪也

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胡　公羊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案諸家皆以爲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僭禮而爲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故胡氏取公羊而削其未踰年之說

冬城漆　公　書不時告也　注實以秋城之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不譏漆制庶其邑

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煩勞民力啓鄰怨謀國如此不終宜哉　張　城漆謀伐邾也

案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月以著定公尊奬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

亦微孔子爲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爲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三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愼於女樂攻歸強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會洮城莒父城漆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哀公　名蔣在位二十七年孫于越春秋止於十四年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定公薨

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注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楚昭奔隨隨人免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鄭已滅許此復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貶罪楚之罪詞也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本脩德以俟時而輕謀兵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

案楚蔡之交兵止於此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有角字

穀梁此郊牛下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觡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二卜禮也五卜強也一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詞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一月上甲始繫牲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于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胡氏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

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之以爲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之以爲聖人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案春秋書郊一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詳見僖三十一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狄帥賤故不書

陳氏 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張氏 無伯也王道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案自晉文興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條陳許氏得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附錄 左氏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案 夫椒之戰左氏以爲不告故不書胡氏以爲常事故不書夫復讎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以爲若爲復讎舉事則當書公以大之今乃沒而不書毋乃掩孝子之美乎竊嘗論之父母之讎不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力之所不能勞之所不及猶且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今夫差於句踐可殺而不殺乃利其厚賂說其甘言而許之平陷於其術中而不悟卒至亡其身國於仇人之手此乃大不孝者尚何復讎爲榮之有春秋不書微其事以深責之也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 左氏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地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 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 公羊 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 胡氏 曷爲列書三卿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己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教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師氏曰以區區之邾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歸二家而不取也 集 此條胡氏得之公穀意皆同獨劉氏曰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決也蓋自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與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漷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此說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穀梁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

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穀】滕來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氏】

六月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

統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公羊】曷為不言入子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之所有故奪其之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

【穀】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國文正其義也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書世子明正也齊景公廢陽生陽生還國書篡蒯聵稱世子則靈公未命輒審矣從王父之言傳似失之【胡氏】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為國人之所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也世子正也【陳氏】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程子】蒯聵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陳氏】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

皐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

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程子】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大抵蒯聵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蒯聵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氏】

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紘縋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鄉之罰也甲戌戰衛

大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公孫龍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以獻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注 傳言簡子不讓

案 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敵也今以嶽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爲罕達爲衛討蒯聵趙鞅爲蒯聵禦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未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公羊

注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久蔡遷于州來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納聘而師畢入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案 春秋書遷止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注 曼姑爲子圉父知其不義故推齊師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公羊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拒父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梁 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圉父也 穀梁 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蕩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毋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

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平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也 張氏 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伯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案 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類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于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案公羊以絶文姜尊行于卑上行于下三事相類然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皆所以重本尊統使不爲不孝非也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 張氏 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胡氏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毀宜爲天所災 全 桓僖親盡而廟不毀與文姜不同其說非是

夏四月甲午地震

案 經書地震五止於此詳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全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注 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也 張氏 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是爲恤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表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哉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胡氏 胡氏言季氏出自桓公故不毀桓宮是公羊爲季氏出自桓公故不毀僖公當時號爲賢君故亦不毀亦是公羊以爲復者非也其胡氏不取祖功宗德之說朱子嘗辨之矣公穀不言及說見雉門下○ 案 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爲儒書之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避懼晉比年四城 張氏 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木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案 此蓋曹公孫彊爲政之時也許氏曰宋始寬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卒康子肥立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正常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案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注公子駟之黨

案穀梁注放胥甲胥甲父稱國放無罪也此稱人放有罪也謝氏亦以爲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獨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觀之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

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案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宜哉

附錄 是年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公穀殺作弒二月作三月

蔡昭侯

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文之錯執弓以先翩射之中州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旺 注音王

懲蓋楚言旺即霍也賤者故

公羊 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何賤乎賤者也賤者執謂謂罪人也

穀梁 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賤者也賤者執謂謂罪人也

胡氏 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 注

直稱盜不在人倫上下之序也不以弒道道若鄭伯髡原書卒也

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昔楚訴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弃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爲求名而不得非矣

案弒君稱弒者積漸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天下豈有欲求弒君之名也今蔡昭不君人心已離公孫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弒上下之名猶存蔡申書殺君道亡矣張氏說是○

案穀梁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張氏 許氏曰天下無伯故宋人得以執鄭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案伐曹執鄫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合宋冀執滕用鄫子圖曹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作曼 左氏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侯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蔿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蔿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遂執之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注 少習商縣武關也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公羊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胡氏 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今此邑云歸于楚者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案春秋書執止此

城西郛

左氏 備晉也

注 魯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公羊 三代之社也社者封也北方主陰陰主殺其屋三代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不得達上也

案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滕頃公

附錄 公羊 是年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殺茍庾及齊悼公閻邾鄫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晉范氏

五年春城毗公作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穀梁 此條諸家無傳疑必討其伐曹非宋也

左氏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注 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左氏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嬖姒之子荼嬖諸大夫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君羊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注 惠子夏昭子張也荼安孺子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張氏曰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以陳氏之禍孔子告以君臣父子之說公亦說之矣而卒不能用卒致身死之後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夏其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邾縣北有邾婁城 左氏 注 備也 張氏 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脩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征政內民薦歟如此後雖城邑不復譏矣

晉趙鞅帥師帥伐鮮虞 左氏 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公羊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遂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侵陳至于城父 張氏 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春秋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六大夫從之夏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 注 二子阿君竊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 陳氏 齊殺其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茶聖人之垂誡深矣 張氏 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晉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書名以自辜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柤 張氏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

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相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案】叔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一公與吳會者二然後有黃池之會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中國爲吳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卒惠王章立

【左氏】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卒于城父子閭與子西子期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

【案】楚子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王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棄○【案】楚子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之母養之與館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必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慶舍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器二不貳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亡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公羊】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老皆疑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穀梁】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諱也此其爲諱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敬之祭願諸大夫之作我也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庭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閑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趨而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不舉陽生弒者諱成于乞也【穀梁】荼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胡氏】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得復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者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

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其誰使之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如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荼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欲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詭終被弒君之罪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陳氏）

衛侯入宿喜弒則喜為衛侯弒也

陽生入陳乞弒則乞為陽生弒也

（集）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例皆可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氏）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張氏）案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啓兵爭垂十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集）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左氏）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張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又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何也對曰豈以為禮哭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始而遺患於後也（張氏）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下文左傳則此會有盟不書諱與吳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氏）季康子欲伐邾乃饗

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禽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吟大不守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郑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戍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戒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羊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注 諱獲諸侯故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也

胡氏 春秋隱君之惡故減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考 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魯伐邾止此

宋人圍曹冬鄭師弘帥師救曹

左氏 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邛 陳氏 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救陳諸夏亦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幾於亡矣

案 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大國無一爲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穀 毀曹人詔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胡氏 此滅曹也曷爲不言滅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獻白鴈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獻白鴈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宋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還諸師子肥

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辨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鑑矣

姜 胡氏不書滅之說本蘇氏得之公羊曰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能救也案楚滅蔡衛滅邢春秋不諱則其說非矣○**案** 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褒大諸侯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喟然於此矣興滅國繼絕世脩廢官舉逸民蓋常常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此說甚好只於不書滅之義亦不明

吳伐我 左氏

吳爲邾故將伐魯聞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命焉死之可也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公山不狃曰非子莫不知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必有與繫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之昏昏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鄙人之漏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卞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蟲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吳人盟而還 **注** 道險由險道也王犯吳大夫不書盟恥也

傳 吳爲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諱之深也楚人圍宋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曰請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戒也

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案 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爲特筆蓋曲在我也胡氏諱城下之盟其說本蘇氏謝氏曰不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若公羊注以爲諱圍者非是○**案** 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爲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白王多有之此所以爲禮義之國與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豈無意夫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公作僤

傳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文言其情

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公羊爲齊所怒而賂之

案此條書法與取濟西田同程氏胡氏謝氏皆主公穀其左氏爲季姬發故也注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歸邾子益于邾左氏

辣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公羊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左氏

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冬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公羊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穀梁注歸邾子故此不言我讙僤實絕于我也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離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罔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復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張氏程子曰不云我田既以爲惠也歸邾子亦歸其田非

案此條不書我程子得之其說與前條親愛遺惠之意相發明下書來者彼此悔過非若夾谷之心悅誠服也其左氏季姬嬖及公羊注疏未絕已絕之義皆無據不可取○案書田邑止此此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公羊左氏鄭武子賸之嫠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晉趙鞅卜救鄭不吉史趙曰鄭方有罪不可救也乃止注勝即罕達穀梁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許之也注取易辭也以師言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案胡氏倒左氏倒覆而敗曰取惡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邑之師蓋不勝忿怨以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

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
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 左氏

案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之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丁吳也歟

秋宋公伐鄭 左氏 注 穀梁 維丘

冬十月

附録 左氏 是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 穀梁 邾隱公來奔齊 公羊 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 公會吳于柤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注 以疾赴故不書弒 穀梁 秋

丁若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頊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曾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爲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爲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穀梁 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之郭侵及賴而還 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 晉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

案傳書伐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案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附録 是年秋吳子使來復徵師將伐齊

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

陳【胡】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注】季子不書陳人來告【全】【生】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不以名【胡】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伐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札來聘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陳】但書吳不以救陳錄季子也吳亡矣春秋所甚懼也書吳而已諸侯不在季子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左】【胡】齊爲鄑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君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狂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舟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殯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胡】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傅說復于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躬曲直自己戎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來齊人爲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邪自厚也垂戒之義大矣【張】劉氏曰不言四鄙者受之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 左氏 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脩脯焉喜曰何其給也曰器成而具曰何一不吾諫曰懼先行 張氏 許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爲人臣附上以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師國書師師及吳戰于艾陵 左氏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嬴中軍從王孫揮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王孫揮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冥之新篋裂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冥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注 公與伐而不與戰 公羊 注 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穀梁 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若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殘吳而却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甲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爲國大恥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謝氏之說是矣何氏以爲不予夷狄主中國者恐非也春秋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之嫌寘於秽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 注 疾即齊也遺疾弟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附錄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聞之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冉求差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終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氏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一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用田賦 注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

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其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施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施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注 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

陳氏 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丘亦足矣田賦之也者家一人皆子也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案 田賦之說杜氏以爲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八井一丘爲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爲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爲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朗氏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乘芻二百四十斗缶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粟里出賦要之三家說爲長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於田上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之人與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案 孔子亟稱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

小君

胡氏 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以亂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孰不知禮書曰孟子卒昭公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君取於吳爲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其配不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公會吳于橐皐　在淮南吳地　左氏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注　尋鄫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廣陵吳地　左氏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子羽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斃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辛酉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饔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或者難以霸乎語說乃舍衛侯　注　衛君輒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邴戈傷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而申圍宋師　案　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乎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宜前

鄭人之覆蛾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癸酉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注　是歲失不置閏十二月即今九月

月九月初尚溫故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向巢救其帥鄭子　左氏　臕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晉地　左氏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疇無餘謳陽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止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獲疇無餘謳陽越子至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注　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今諸侯故使承而書之平公不書尊之不與會盟不書耶之故不録　公羊　何

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曾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及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疏首止言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主會明矣吳強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曾衛驟乘勝薛侯載而趨以諸夏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詞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也兩伯者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詞先晉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也重吳者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詞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恐與齊相會貫舉遠明近此但舉大以明小者非曾天子故不得褒爲遠夷皆至之詞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也

纂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視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龍袞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甲稱也辭尊稱而居甲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丁夫差曰好冠求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胡氏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羣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

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

附錄 曾之問北屬之濟西屬之沂西屬之淮以絕吳路始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邊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來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屬士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繫馬吾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萬人以爲方陳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之軍皆譁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飽舉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舉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甲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闔閭就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王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乃今童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甲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辱訊讓日至曰昔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之也鞅

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
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昭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夏今君掩王東海
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喻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主
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
君若無甲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
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案 此會左氏先晉國語先吳許氏曰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
盟晉已爲楚所先陵夷至黃池之會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要之
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羊胡氏
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爲詳但國語所載尊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
以相勝耳豈眞能奉王命哉○

案 國語載夫差既退于黃池使王
孫苟告勞于周周王答曰苟伯父令女來明紹厥余一人若余嘉之
伯父曰勁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
沒元身伯父柔德已侈大哉觀此則夫差假尊周以自夸大可知矣

○又案 以自夸大可知至豪皐凡七書會吳至此乃特書
吳子誠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此聖人予人之遷善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案 哀公十七年楚子西之子公孫朝滅陳

於越入吳

附錄 吳自柏舉以來懲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附錄 吳將伐齊越子帥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國語員將死曰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滅吳也王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哀十六年越滅吳

秋公至自會

案 春秋書公至自會止此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無

案 公羊說與定六年仲孫忌同其說非是○

文考案 皆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

此魏曼多也曷爲謂之魏曼多譏二名非禮也

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蓄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于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蟲生焉豈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戍鑾之執晉侯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勁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交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安甫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直愛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甲自韓不信攻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斯南面泣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爲諸侯之前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

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未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無出或索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是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所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頃公自昭三十一年即位至哀公二十年卒凡三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葬許元公〇九月叠蝕〇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左傳 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公羊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諸侯伐主典法滅絕之象

穀梁 胡氏說此吳亡之徵也詳見昭十七年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〇十有二月叠蝕

作彄 〇比年十二月叠蝕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叠蝕貪殘無已之應也叠蝕每在十二月傳以爲司歷之過此歷不時不革之敝與春秋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蝕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 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

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何以書記異也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全】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魯隱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注】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即傳云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即傳云孰爲來哉是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不言爲漢獲之者微詞也備者人道浹王道備欲見撥亂功成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應爲故也【穀梁】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注】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矣【胡氏】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書策詩書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

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瘳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變災感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人之心九奏鳳儀于廷魚負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

【集】詩釋文麟麏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何氏程氏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絶筆獲麟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爲所感而起因以爲終而何氏獨以爲春秋之成文致太平托言太平而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爲孔子自衛反魯即脩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朱子曰胡安國謂絶筆於獲麟爲志意則動氣意思說得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个物事爲人所獘多少不好是亦一徵兆也由朱子之言推之則麟固爲文成之瑞亦爲道衰之兆矣然孟子一治一亂章以孔子作春秋當世道之一治則何氏范氏之說亦必有所傳而胡氏信之誠有見也陸氏亦以獲麟入慶瑞例

【附錄】終篇之義【全】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不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款識】【注】曰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

獲麟胡氏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春垂教亦備矣則易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絶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機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脩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諸傳會通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